下载品质滨州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08
2026.11.18 星期三
责编:曹 玉
邮箱:sdlbwb@163.com

执手芳华

□大海

岁月无声,芳华有迹。相伴走过四十余载风雨,如今看着爱人光荣退休,我心中满是欣慰与感慨。她把最好的青春、最美的年华,默默奉献给了热爱的教育事业,也用坚韧与温柔撑起了我们这个小家。作为丈夫,我想记下她质朴含章的岁月芳迹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我的爱人在初冬时节降生。那一代人成长条件简朴,生活清贫,却练就了吃苦耐劳、踏实坚韧的品性。凭借自身不懈努力,她在求学路上步步前行,于1986年考入曲阜师范大学。在高考录取率极低的八十年代,能考上本科尤为难得,体育专业更是要兼顾文化课与高强度体能训练,一路栉风沐雨,历经无数坎坷,个中甘苦,非笔墨所能尽言。四年曲师寒窗,她砺体魄、修学识、立师志,悄悄许下回乡从教、惠泽桑梓的朴素心愿。

1990年,她学成毕业,顺利分配至母校中学任教,自此投身家乡育人热土。也是这一年,我与她相识结缘。彼时,我在北京军区某部队服役,一身戎装、守卫家国,与她千里相隔。从此,我们开启了长达八年的两地分居生活。青春岁月,聚少离多,她深耕家乡讲台,我戍守祖国边疆,彼此牵挂、各自坚守。

1992年,我们的女儿出生。孩子的到来增添了家庭的温暖,也让她肩上的担子愈发沉重。身为基层女体育教师,她的工作远比常人想象的更辛苦。别的老师在室内授课,她一年四季坚守露天操场,晴天一身汗,雨天一身泥,寒来暑往从未间断。带队晨练、体能训练、动作示范、活动组织,事事严谨负责,从未敷衍懈怠。那八年分居的日子,我身在军营,难以顾及家中琐事,教学、育儿、家务的重担全都落在她的肩头,她默默扛下,不曾诉苦抱怨。讲台之上,她是爱岗敬业、一丝不苟的人民教师;烟火之中,她是独自撑家、温柔坚强的母亲。无数清晨,她早早到校带队训练;无数夜晚,她疲惫归家照顾幼女、打理家事。最难的岁月,她一人扛起了生活的风雨,也守住了教书育人这份滚烫的热忱。

后来,随着区域教育布局调整,她服从组织安排,调入区直某中学,转岗承担行政后勤服务工作。在不少人看来,这仿佛是临近退休的清闲岗位,她却不曾有半分懈怠。岗位流转,初心不变,始终爱校如家,凡事尽心、处处周全。

四十载从教之路,她初心不改、勤勉如初,不求名利、只求心安,带领一届届学子强健体魄、磨砺意志,用阳光正直、坚韧担当的品格潜移默化滋养着每一位学生。她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,却用日复一日的踏实付出,守护着家乡基础教育的一方热土,陪伴无数少年逐光成长、奔赴山海。

岁月流转,不负芳华。今年初冬,我的爱人年满六十周岁,正式退休,告别热爱一生的教育岗位。半生耕耘育桃李,一生温柔赴山河。回首过往,她不负讲台、不负学生、不负家庭、不负岁月。如今,卸下教育岗位的忙碌与重担,归于家中,伴家人安度朝夕。愿我的爱人身心长安、岁岁从容。

芦叶黄 芦花白

□李树坤

老家村后横着一条大河。小时候,我只知道河面很宽,两岸除去庄稼就是参天大树。上学之后,从老师的讲解中知道,那条河名叫钩盘河,是黄河下游的一条支脉。

早年的河床上很干净,杂草稀疏,连芦苇都很少,只有浅水中一丛丛的水草。站在河道里,风一起,沙土便迷了人的眼睛。河两岸,疏浚河道挖出的黄土坡,被勤劳的农人开垦出来种地,有的种上了瓜果,有的种上了蔬菜,有的种上了苜蓿,也有的栽上了树,挡住了风沙。

现在的河里,生出了大片大片的芦苇,长长的河床上,两边的浅水处,芦苇荡一片连着一片。芦苇如何在这里扎根生长起来的?我想,也许和早年间盖房有关,房顶要用芦苇板,那些轻飘飘的芦花穗被人们随手丢弃,风一吹,散落的絮子随风飘荡,落进了钩盘河里,慢慢扎了根。也许,芦苇种子是随上游河水一起漂流来的;有了河水滋养,有了平原上肥沃的土地,它们便于某一个春天在岸边发了芽,年复一年,慢慢生出连绵不绝的芦苇。

每年春天,冰雪消融后,泥土里钻出暗红的芦芽。几场春雨过后,芦秆一节节长高,长到一人多高。偶有野鸭从苇丛深处惊起,扑棱棱掠过水面,片刻又平静下来。

端午前后,芦叶已经长得很宽厚。在北方,过端午比较简单,就是在门楣上插艾,给孩子手臂上系五彩线,煮鸡蛋或炸糖糕。而在南方,端午节人们划龙舟,还要吃粽子。我们北方人这几年也吃起了粽子。今年端午节,在天津的大妹、小妹两家要来山东过端午。大妹打来电话说:“哥,我泡好了糯米和红枣,今年咱自己包粽子吧。”

那天清晨,我钻进芦苇荡里,挑选青绿宽厚的苇叶,一会儿就掐下上百片。苇叶洗净煮软,我们一家人坐在院里包粽子。我没包过,也跟着学,包的不是漏米,就是松散。妹妹们手快,一会儿就包了一大盆。粽子放进大铁锅,半小时后,苇叶的清香混着米香、枣香,从锅盖缝里钻出来,飘满院子。

夏天酷热难耐,河道里吹来的风都是热的,而秋天的河岸才最好看。秋风吹来,在一阵阵沙沙声中,碧绿的芦苇叶开始变黄。它们不是一夜变黄,而是先从叶尖开始,就像谁拿画笔蘸了淡黄,在芦叶上轻轻一点,再一点点洇开。不几天,河道里便一片金黄。芦苇修长的影子倒映水中,天上的白云像棉团,在水里清晰可见。一黄一白,一静一动,在天地间相遇。这大河河床上的金黄芦苇荡,是别样的秋色。风过时,金黄苇浪一层层向前推,沙沙声由近到远,像大地的低语。水面上的云影和苇影,被荡来荡去的芦苇切碎,又拼好。这黄与白交错,便是大河之上芦苇的秋日私语。

秋天是多彩的,迷人的,但秋风却是无情的。几场秋雨过后,芦苇叶子变成了浅黄或枯黄,甚至暗灰色,失去了往日的风采。雨点啪啪打在苇叶上,簌簌地响,像谁在翻动一本旧书,让人心情沉闷起来。风一紧,叶片便卷起,低垂下来,底部早已干枯的小叶,从秆上脱落下来,漂在河面上,慢慢沉入水底,在水和微生物的作用下腐烂,变成芦苇根部的养分,使泥土变得更为肥沃。先前,芦苇荡明亮的、铺天盖地的金黄,慢慢沉下来,变成一种苍老的、安静的灰黄。这像极了人的一生,到了晚年时,腰杆不再傲然挺直,目光不再炯炯有神,满头黑发也变得花白了。

芦苇叶子黄了,芦花也白了。地里的庄稼也熟了,玉米掰了,棉花摘了,农人在地里忙着秋收,河岸上却静下来。初秋时,芦花刚抽出穗子,在芦苇末梢的幼小叶片间,先是冒出一个小尖尖,像一支未蘸墨的毛笔。两三天后就变成一个个浅绿、浅黄、浅白或带点紫色的小毛刷,夹杂在苇叶间,一点也不惹眼。当芦苇的叶子完全由黄色变成灰白或褐色时,芦花开始变白。仔细看,芦花穗上会飘下细小的、几乎肉眼看不见的长形絮状物。我想,那该是芦花成熟后带着种子飘散的苇絮,不是花粉。远远望去,河道里整片整片的芦苇荡,纷纷举起毛茸茸的穗子,左摆右摆,上下舞动,不停地刷洗着空气。秋日的空气清清爽爽,干干净净。站在岸边,看芦花如雪,却比雪轻,比雪暖,落在肩上,从来不让人觉得凉,只让人感知到,秋深了,该添衣了。

我们家的土地已经流转出去,但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母亲,仍坚持打理着菜园。姊妹几个多次商量着让母亲去城里跟儿女们一起住,可母亲总说不习惯城里生活,坚持一个人住在乡下老宅。我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县城工作,二妹在市里工作,不忙时我们便相约回家探望母亲,给她捎带些饭菜,陪着她吃个饭。远在天津的大妹和小妹,逢年过节才会回来。每次回家,我还会到河岸上,看看那片芦苇荡,看看芦叶黄了没有,芦花白了没有。

芦苇在家乡那条大河里,扎下根,安了家。芦叶由青转黄,芦花由白而散。钩盘河水静静流淌,草木一轮一轮枯荣。我站在岸边,看见岁月缓缓掠过鲁北平原。此刻,我便懂得,芦苇荡深处是故乡。

